焦氏澹園集

記

內黃縣重修儒學記

人見古成材之易而不知先王之爲教勤且備也講肄必有所辯說必有數蹈舞必有節視聽必有物尊鉶豆籩鐘鼓羽籥爲之器而盤辟綴兆以爲容典謨雅頌射御書數爲之文而誦讀弦歌以爲業春秋冬夏時視其成蓋九年也而猶懼其反當此之時豈不欲以易簡者語之而第濡染其耳目

與夫繕約其手足若斯之至也葢聖人之敎爲事詳而其妙則不可思爲物愽而其精則不可爲聖人使漸劘涵泳以由之而其不可思與爲者從容以聽其自悟如此而巳故學者天機與器數日相觸而不知其調劑者在身心性情而其適用者在天下國家敎之行至於民化俗成而流風餘韻猶足以垂於不泯迨於春秋以成周圻内之地黌序衰而子衿作然明之賢欲毁鄉校原氏之卿士以不悅學相語於朝其爲敎者可知巳然瑰琦特出

之材如史魚蘧瑗公孫僑諸人皆後世所跂焉而
不能及教之入人深且久也此非其明效哉去古
益遠有知興學之急可謂有志於古而能識其大
者矣內黃張侯延登是巳內黃卽周與今畿服之
地也有學而圮侯至嘆曰吾職造士於此不治卽
欲鼓篋而從倚席而譚藏修游息而養也于何所
矣謀鳩工庀材而捐數十緡爲倡巳鄉薦紳黃君
輩應之巳鄉三老子弟應之大都徹而新者什七
仍而葺者什三不數月而工落成經體面勢言言

噲噲不大變徙而煥然改觀士皆歡喜道說以得
遊其間爲樂而德侯之有造於我也於是相率因
黄君以請記於余余攷古者禮樂行秩廱物不舉
卽論政獻囚獻馘皆必於學而弦誦其小者也今
直誦而已況其保殘守陋斤斤然求合有司之尺
寸又非古之所謂誦也乃近世新會餘姚諸君子
獄抱遺經求諸自性於其不可思與爲者時有契
焉是學有廢興而理之在人心終不爲回變如此
内黄之俗猶持重而矜節史魚蘧瑗之遺風猶有

存者張侯嘉惠其士民建學右文毅然以作人爲己任多士之所遭已遠過於春秋之世矣夫古法雖備要以敺人於道而止以彼講肄辯說之業蹈舞視聽之物即其有不同而道豈有以異哉以其遠而不傳者而因自弗其性則士之過也故余爲記以告之多士尚求無媿於古人以副侯之望也哉侯壬辰進士余鄉鄒平人黃君名吉士於余爲同舉教諭河間戚府崇善程樂道訓導仙居尹廉平鄉王可彥武邑滕一敬於是役也與有勞焉皆

得書一

重修大倉銀庫記

成周內府掌受九貢九功之入以待邦之大用四方幣獻及良貨賄咸在焉漢又有少府水衡藏禁錢凡天下公用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其勞賜供養一出少府水衡而已然或灾歉若調發又時出內藏以助之其時非獨財無不足也國用典之司會司書而統于冢宰即晚宋戸部之職實爲三司倚司有磨勘衙司曹案刑案營

繕河渠舉以屬焉故貨幣之納工役之興皆可以稽其籍量其用斂散及時縱舍在已而不爲他司所牽制及事勢錯秉利權乃分他司以辦事爲効而不程財之有無計部以給財爲功而不論事之當否經用之數無定不急之費旁出而財之𡚁極矣蓋計入爲出則其出也常裕以出爲入則其入也常不給熙寜元祐主計之臣未必日月要成如周之密而每歲會計必有成書令人主覩其登耗竦然懐不節之憂固古之遺意也國初建太倉儲

督糧以員外郎一人督之至正統中始設銀庫監以部主事一人辛卯來推選員外郎主事一人典庫役與督儲分東西廳歲一代至今因之給符驗關防著之令甲典司者日皇皇錢穀出納之經而頽垣廢址未暇修葺壬辰春新安俞君指南來典厥事謂非所以重國計謹葢藏請于大司徒石公總督倉場楊公命郎中郭君澹胡君宗洙主事黃君功懋會計工費凡若干具題繕之兩公因檄俞君董其役而以主事李君華附焉自是旦夕庀材

興工芟刈掃除塵埃漫漶間得遺金以兩計者九百新舊錢以萬計者五百籍上大司徒以佐材費而悉藏其餘經始于四月十有一日落成于六月二十有五日至是弊者新仆者起缺者補嚴嚴翼翼壯偉閎耀還于舊觀俞君謂其事不可無述而屬予記之予觀司徒公累疏言今之財用歲入幾何出幾何總總然爲　上指陳之而力止歲進其言尤壯大率有古熈寧元祐之風又得能補弊立廢如俞君輩者佐之皆可書也時巡視給事中張

君應登李君周策御史王君愼德張君應揚暨主事蔣君杰皆先後在事樂觀厥成者因備書鏤于石以示後之人焉

重修濟寧州濟川坊記

夫濟水出王屋山至浮於汶達於濟禹貢周官屬兗州謂之大清河元於寧陽縣北築堽城壩引汶水入洸南流至濟寧合沂泗二水國朝復於東平州築戴村壩盡遏汶水出南旺於是洸沂泗與濟會皆循大清河故道今其名尚著舊未嘗有橋司

空郎畢公瑜創爲之監之棹楔大書其上曰濟川落成之日公冢嗣適生卽以名之後登第官翰林卓然文學侍從之選回憶所命名若操左券無爽云時河流汎溢運道爲梗公日敝敝於畚鍤間一夕緋衣絳幘者稱宋都魁某見夢曰公堤太逼吾宮令不爲處區區桐園將爲行路柰何公寤曰夢也亟索堤旁志石丹書炳然用是改築堤而封其故墓爲文以祭而歲前緋衣絳幘者復見夢曰願爲公後以報詰朝而仲子生是爲濟時已而登第

繼公爲河臣當是時也距宋七百餘年而相感應如一日何其奇也成化以來濟之俎豆公父子者不輟歲萬曆丙戌棹楔葺於邵公而規制湫隘弗稱公耳孫侍御三才以督鹺至慨然興歎以祖功宗德在濟上者世世載焉乃光大之者非我後人責乎因低回而不能去於是出贖鍰飭材庀工增高而拓其未備百年之久煥然一新濟之士女遠近聚觀者無虛日侍御公率文武官屬若士民落之而屬余爲記古者辰角見而雨畢則除道天根

見而水涸則成梁有司歲一治之其常也故春秋列國有入其境而違路川梁修除之不時輒譏其失政迨于後世以爲簿書所不責因而惰廢者多矣是役也遡其興事之始歷百十年而力振舉之者卒歸之畢氏其廢興所繫殆非偶然者豈可與有司之常事同類而槩論之哉昔宋蔡公襄記萬安渡石橋第書役要而不及其他盖春秋之法直書其事具文而見意者也余竊取斯義載其創修之本末以明世德貽諸後之君子工始於某年某

月某日成於某年某月某日司空名瑜成化丙戌進士翰林庶吉士歷官提學副使濟川弘治壬戌進士翰林院編修公長子濟時正德辛未進士工部都水司郎中公次子侍御名三才巳丑進士湖廣道監察御史公孫撮其年月世次以記之者則侍御同籍秣陵某也

鴻臚寺鳴贊題名記

周官大行人掌大賓客之禮秦有典客掌諸侯及歸義蠻夷漢改鴻臚更名其屬行人爲大行令又

有郡邸長丞主諸郡之邸在京師者後周有蕃部中大夫掌諸侯朝覲之敘賓部中大夫掌大賓客之儀隋有典客司儀崇玄三署又有典客丞鴻臚丞賓部上士掌客上士中士張官置屬古今不同其以導護贊拜于朝會吉凶弔祭間以成一代之典禮則一而已我朝斟酌前代置卿少卿主簿鳴贊序班如于人鳴贊居其中所謂導護贊拜屬之者為多蓋一時序班者之選而卿若少卿之儲也署中舊有題名載諸人歷官次第而鳴贊題名附

在主簿廳久矣新安吳君維登來爲此官謂不可獨闕乃謀于寮寀蒐獵牘書考前爲鳴贊者自吳楒而下百四十一人得其名氏里居若遷秩之等伐石鑱之而以記屬余余惟官以鳴贊名凡廟朝深嚴皆得橐筆以從常陛降殿庭出入壇壝以佐熙朝之大事而侍儀御史相與察其如禮與否而糾正之非冗秩也葢儀章品物周旋上下有難知之義非博雅通人不能具曉而導護贊拜又必禮度嫺美音吐洪暢者始克爲之然則是官於卿貳

雖爲之屬而其難有什伯焉者吳君之爲此蓋欲
諸君考前人之蹟取其效見於事名著於時者以
爲法非茍然而已故知其人則欲求其事以悉其
束帶立朝之所存得其事尤欲講其人以追其流
風餘韻於不泯此其意葢甚美而可書也余觀古
之居此者如陳紀蕭望之崔林韓暨咸以宿儒能
於其官自後則上下古今指不屢屈其難得若此
史稱皇帝臨軒百寮備位多震悚失其常儀唯武
帝時劉劭明帝時謝綺善於其事人主公卿屬目

稱嘆夫職無要散唯稱之爲貴名無小大唯專爲可傳諸君勉之異日令史筴書之與劉謝埒斯有光於　聖明之任使而吳君之意爲不負也已余重君之請特爲論著之以荅其意且令來者有考焉

永新縣遷復廟學記

今上二十有四年泰運熙皡吏治嚮風菁莪棫樸之化翔洽寰宇廟與學棋布星列鬱然相望多士歲特習禮者奉俎豆揖讓於其中濟濟蹌蹌低徊

而不能去何其盛也第國家每有一事　上郎拊
髀而思者何歟豈才難之嘆自古而然歟抑養非
所用用非所養而養與用常不相直歟頃大工肇
興須材爲亟然而非蔽牛馬中繩墨不以進者必
有當也故槐楓被宸杞梓跨谷上與丰極鄰旁與
天漢通者是之謂棟梁之材木蘭爲芬橑槍爲
儲胥令四榮風交萬栱雲薄者是之謂榱桷之材
是二者亭毒於陰陽栽培於山澤飽以雨露護以
鬼神爲春爲秋動五千歲簡書臨之太宰賚之然

後辭故土浮江湖而薦之明堂之上非是族也匠石不顧繇此觀之小大不同其期于適用一也斯其事與先王作人待用之意有相發者何者聖人之教人使之凝神默化致其心知志意以開發於其內又爲之設其文采備其器物差其度數以防閑於其外故六禮七教八政畢舉不遺而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左道亂政僞學順非者有禁當是時論政辨才讞獄獻馘國之大事咸屬於學而衿佩者流自少至壯籩豆管弦詠歌講誦之具無須臾

去於前也九年覩成四十乃仕所爲磨礲其德性而閑習其技藝者豫巳詩曰左之左之無不有之右之右之無不宜之葢古之人材其周於用如此永新吉之名邑自唐宋迄今鄉之德業問望師表來學者相屬兩文安公既以危科尊行爲時名臣而蕭儼左慶延補衮辭榮並著風節以彼清華在前禍患處後而無難脫屣者有所重也故風流漸被後先崛起者皆有砥礪名檢浮雲貴富之心士與士言不敢爲不合不公之論夫古先聖王立學

進鄉之耆碩有德行道秇者爲之師而辨才論政
靡不在學則又以爲公論從出之地也今其鄉無
不具備則學校之教不必盡如古法而其意無不
合矣惟多士勉之而已學始作於慶曆在治之東
嘉靖乙卯徙治西南今還之舊址垣墉瓴甓必堅
且良棟宇豐碩欞檻疏敞藉舊易新畢遺于成義
山武功若增而高琴亭秀水如濬而深士皆相携
而至以得學其間爲樂而謂非賢師帥如余侯者
無以卒是役也於是愚載侯之美於後而因江鴻

臨爾海以來請記夫永新之鄉雅多良士而侯學道愛人訟清政舉其爲令又良也及良令之時作爲黌宮以成樂學之願其興起當不難者故余述掄材之言本先王教學之法以導之庶幾異日者棟梁榱桷之材不勞而致而余侯或作之心可無負也已遂刻石廡下以竢侯名懋衡壬辰進士余鄉婺源人始事乙未孟冬以明年仲秋落之協議者鄉薦紳某某督工者某諸生某某法得備書

和州重遷儒學記

和州古歷陽東與采石畫中流爲水疆總江淮水
陸之衝爲姑孰金陵之蔽荅南北間一都會也峯
巒縣互雄踞西北亭亭如玉圭然道家品爲四十
二福地民生其間者率剛勁而果決淳質而儉約
其土風之美如此明興　高皇帝由滁陽拔和城
跨有江東混一寰宇不五載而大業成焉迄今公
若侯而下礪山帶河載於盟府者且五百餘人皆
和之産也夫五百人者起徒步而成王侯計非魁
梧瑰瑋丈夫不能嘗欲問其遺事而州之人無知

者葢天下之平久矣　高皇帝投戈講秇輒以興
學育才爲先而和去京師不百里而近日月之際
宜首耀於光明乃二百年以來學宮湫隘弗稱
明天子作人至意州大夫馮侯始謀遷之先後經
營未有成績歳壬辰曾侯至毅然以爲已任凡百
庀置務竟厥功於是故者飾闕者興士繇此感奮
於學不勸而力莫不曰侯之有造於我也學正李
春茂訓導李一本馮三元岑東曙因相率而請記
於予予惟國之建學將畜材以待用也然而非文

致太平武龕亂畧則昔人之所言聚塊積塵耳惡得爲材成周以三物造士維時士於三德旣已涵泳其要眇而究極其指歸迨於行誼之醇備秇術之優嫻又兼有而時出之嘗觀其論士慮四一出於學師行而受成反而獻馘靡不於是則爲教之備可知也近世上靡實用爲文者以呻吟佔畢自多談兵者以蹻馬挽强爲務其名甚美而試之鮮效則無爲貴士矣夫戰禽攻取其事若難而時每不乏至三德六秇六行人心所自有而行之又不

難顧自秦漢以下衰微絀塞空見於載籍之文而莫或振起者患無其志耳記曰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戰勝則無敵禮義則順治順治無敵此得士之效也國初首建義旗羣雄角逐和之豪俊雲起景附蒸蒸然勒竹帛而垂鼎彝亦云成矣至於蜀所稱三物者非索之外也乃能黽勉於所難而不能反求其所易則土風之剛勁果決者無乃不善用之耶蜀至僻遠文翁修起學宮于成都親自飭勵至

經明行修比於齊魯況和爲首善之地得曾侯焉
興作誘進之異日者眞材輩出施澤於堂皇之上
服冕搢笏令氓庶安而姦宄息必自今始矣詩曰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又曰濟
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夫修泮宮
而遠及於服淮夷狄東南以見文德武功非二道
也故予述國初人材之盛以屬望於多士如此曾
侯名克唯湖廣襄陽人其善政不可殫書而此其
一云

先師天臺耿先生祠堂記

先生嘉靖壬戌以監察御史董學政始來金陵隆慶丁卯遷大理丞萬曆戊子爲御史大夫總憲留臺又二年召爲大司徒請老歸亭州蓋居金陵先後垂十載至今言先生所注念者必曰金陵而金陵之言學者亦必曰先生金陵舊都𡨋國之豐鎬天下首善之區也而先生居之雖教澤在一方其因而興起者豈少也哉國朝白沙陽明兩公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孔子之學以牖後之學者可謂

盛矣而承學之士浸失其眞溺淸虛之旨而蕩於
檢柙守循習之輙而迷其宗趣貿貿焉非一日也
先生聲著中朝士聞其丰采不嚴而栗至則取簡
書所云崇正學廸正道者凖爲功令賞罰殿最壹
奉無私以行之士心大服乃首聘楊子道南與講
求仁之宗以感厲郡人才於學已又拔十四郡之
雋羣之學舍而造之先生間一臨相率持所疑難
問啓以機鑰靡不心開目明歡喜踴躍或不待詞
說而目擊意悟虛往實歸者往往有之他謠言詖

行足以害教者一無所容於其間當是時雨化風行轉相教詔士霍然寤仁之非遠而矩之不可踰庶幾道術不爲天下裂厥功大矣先生去鶩相在事埽除天下之學舍念退園先生杖屨所嘗至學者思見先生而不得輙畫像而俎豆於中亡何祝給諫世祿劉水部冠南謂湫隘不足安靈復相地其西偏倡同門構祠三楹改祀先生以楊子配焉而後爲係仁齋左爲僧寮以處守者踰二歲詹囧卿沂王郡伯堯封益倡同鄉者爲講堂三楹前爲

儀門兩室翼之而稍斥餘材爲旁舍待來學者居焉少司馬臧公惟一奉常唐公鶴徵鄭公汝璧京兆徐公申中丞汪公應蛟咸以貲來事乃大集經始辛丑八月訖功明年二月堂齋門館嚴嚴翼翼閎壯靜密爲時偉觀先生弟定力適持中丞節觀風茲土偕諸門人執豆籩具脯醢以成事告觀者如堵墻共相嘆息而間語余曰願有述余惟古者凡有國各祭其先聖先師使人知學之所自而著其不忘其無焉者亦必合於鄰國而祭之後世一

尊孔子爲先聖而國不必皆有師也則取孔子之高第顏淵者爲先師久之復去師號夷於四配謂於古國祭其師者義未協也若金陵文行事功之美雖特盛於當代而開之學道者寔始於先生則祠之瞽宗而以爲先師也固宜夫學以得師爲難幸而得師而能尊所聞爲難尊所聞矣然得後人益光大之而使不廢壞又難也今言學者幸得所難聞而又相與闡繹其緒皆可喜無憾惟令先生之道益衍於無窮非後死者之自力其孰任之故

余爲之記非特著其成其亦有以警也

羅楊二先生祠堂記

古之以道鳴者率師弟子同心協力相倡和於一時而其教始行自孔孟周程以來未之易也國朝之學至陽明先生深切著明爲一時之盛是時法席大行海內莫踰於心齋先生傳心齋之學者幾與其師中分魯國而維德羅先生行其餘緒則可謂橫發直指無復餘蘊矣先生嘗屢至留都最後嶺南楊貞復從稟學焉兩先生珠聯璧合相講於

一堂以爲金陵倡葢當支離困敝之餘直指本心以示之學者霍然如梏得脫客得歸始信聖人之必可爲而陽明非欺我也所謂功施於人者非歟歲戊子羅先生歿於盱江丙申貞復先生爲少宗伯來金陵始爲祠以祀之又二載貞復應少宰之召徘徊於家亡何亦以疾歿給諫祝君世祿嘗從事羅先生之學而貞復之門人也謀於同志大葺是祠以貞復先生配焉禮成謂余嘗與聞緒論而委之以記余謂是道也老師宿儒所惑而不解者

婦人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者也碩人名士所憚而不敢居者愚夫之所由者也失則難於升天而得則易於運掌迷則遠於千里而悟則近在眉睫乃得失迷悟之關非師友其孰決擇之然則吾人含齒戴髮而不愧其爲人者二先生力也祀其可後或者又謂孔氏千五百餘年而有濂洛又六百八十餘年而有越中古之聖賢葢累世不一見也兩先生之言學類若易然者何居夫學以致道而其理不出於心心之所無者聖人不能加也而

其所有者遂謂泯滅澌盡而不可復振豈理也哉
故後世不患士風之難與而患無所於教不患無
教而患於爲教者非其所自有之心頃陽明揭良
知之宗嗣起者賡續以發之爲力至矣迨今日而
其明無以復加非獨積久使然繇其學敢成於心
非外索也說者言熈朝秉大明之運天之將興斯
文也適丁其時聞者顧不能自力於學非志士矣
故余爲之言不特明兩先生與給諫之勤於是邪
其亦以爲勸也是爲記

同仁書院記

繁昌縣治舊濱大江縹緲臺尾其後艤舟亭廠其西形勝爲一邑最天順改元縣治徙內地而遺址尚虛人無敢居之嘉靖末豪有力者挾當軸之勢巽籠爲己物余師耿恭簡公方督學於玆諸生羣以告始奪歸之官置精舍以居諸生而其後爲嶽廟以守之迨今三十年往矣時久事變又有侵其傍者居民聞於今明府吳侯捐金錢贖還之而侯慨然益爲繕治於是齋祠講堂候望宿息以至庖

湢靡不有所而前復爲公署三楹以時休息焉而考學者之勤惰總名曰同仁書院葢内外完善矣諸生李一恂輩相與謀取文頌侯之功而并以告後之人余曰若知侯之所以命多士者邪同卽仁仁卽同非有兩也夫人之不仁也孰爲之生於異而已人之爲仁又孰爲之去其異而已故理公於人而我皆我之則示禮示信皆覇術也欲起於我而我能同之則好勇好貨皆王道也倉頡製文八厶爲公葢分厶卽公非私外有公也人人爲仁葢

同人即仁非人外有仁也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堯舜三代從容無爲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而流風餘侈使人詠嘆之不置豈虛也哉　國朝理學獨邁前古河汾新會兩先生篤信固守言與行應洞見天理神融氣怡千聖之絶學霍然如醉忽醒夢方覺也而萬物一體之說則至東越而益暢拔本塞源一論恭簡公口之以誨人未嘗不日三復也晚近世上失其道人奮其私智家操乎異說假令探微索隱足以雄長

於學林祇以樹之樊而益其障耳其立論彌高去仁彌遠無足怪者何者道無貴而苟欲忽其所賤學無淺而方自病其不能深儒者之爲蔽所從來久矣非在上者其孰能挽之夫源本師友而必納諸道德師帥職也余故嘉侯之意而樂爲道之使鑱諸石冀來者得以觀焉

應天府重修廟學記

應天府學在治之東南腋山襟淮據都會之勝宋景祐中置也國朝　高皇帝定鼎金陵嘗就其處

爲國學迨國學建　詔爲府學如故自此名卿材大夫踵相接於朝彬彬稱極盛矣頃萬暦丁亥濟南周公繼以廵撫至恐學漸墮弛士人挑闥舉廟學而一新之他有樓有亭有橋又公所創爲今十餘載耳而圮壞居半歲巳亥諸生朱萬選童廷觀言於大京兆熊公張公徐公疑者以物大務叢未暇皇庠序事也亡何京兆公謁聖於學謂此有弗飭無以稱　明天子勸學興禮建首善自京師之意乃按行隱度鳩工庀材命典史嵛縣王汝寵

董其役而耆民徐文模又捐貲力偕兩生者贊成之費稟於官役不病民閱九月而訖功木甓黝堊嚴而不華重門繚垣殿堂庖廩若經書祭器之藏若師生之舍皆爽塏壯雅冠於一時縉紳學士奔走踴躍薦獻如禮弦誦大興京兆公喟然歎士之可與學也謂余爲郡人使爲之記夫聖人之道性自有之然必馴擾磨揉從容遲久至於禮讓興行風俗醇美而後爲學之成　明興豈弟作人者垂二百餘年尊尊親親四海嚮風雖田夫野老猶知

自奮於隴畝之中而況遊儒學之館被菁莪之化者乎又況身際乎日月首耀於光明如留都者乎古無暇論卽近出斯學者如楊刑侍倪太宰以器識稱梁端肅周襄敏以政事顯丁中丞景宮允以馴行倡顧司寇陳翰講劉清惠以文學著夫夫也本瓌琦博大之材監光明俊偉之業巍行尊伐𤇆乎不刊雖權倖當朝翠華遠指時事非矣張文僖何尚寶輩不難以九死殉之猶能令姦人泚顙回面竦然而不敢動人徒謂山川炳靈忠孝世美而

孰知　上之功德涵煦成就如此之深也多士幸生於斯笵型在望而京兆公復篤意教事軼前人有加焉多士尚益力於學異日者登巖廊都卿相庶幾爲時之偉人有如不試猶當砥礪名節鼓舞震動有以自列於後與無愧於鄉先哲與京兆公之意斯於所稱都人士者爲不負也已夫本　主上之德與賢師帥之教皆爲史者之任故不敢不書以示後之人而又使之知事之所以始也熊公名某江西南昌人張公名某淮安海州人徐公名

某蘇州吳縣人時張以遷稅行而徐公寔克終之法得備書

繁昌縣重修儒學記

繁昌學創於宋之慶曆舊在延載鄉縣治之南巳遷東北天順初元徙縣治金峩鄉而學居其東成化正德間兩徙其處嘉靖丙寅府推官丘浙用少司徒徐公貢元之議復遷今址萬曆丁亥吳侯續來爲令篤意教事念河直學宮之後形勢弗固釆李生一恂議浚河立廟河干爲墩墩爲二亭以障

其鈌已亥春大成殿若兩廡若靈星門咸大修之
神棲士數既闕且康譽髦來游以後爲耻仁風行
而四達義方敭而遐鶩寔倏倡之於是一恂輩走
金陵屬予爲記余謂三代遠已漢唐間立學而不
以著令宋至仁宗始詔天下爲廟學而士不滿二
百人者猶靳不得立國朝修禮樂尊儒術以文太
平之功其制邸近代爲備繁昌小邑也學屢遷改
必適士心而後已師帥之於是亦既勤矣而士之
居焉者僅僅操筆爲詞章以斬中有司之程豈國

家所以造士之意哉且學之議遷起於士風之不振而所稱不振者非科目之弗盛而古道之不興也三代黨庠遂序之法鄉射養老尊賢勸農攷稅選言受成獻馘靡不繇學當其時士大夫材行完絜而事功雋偉絕非後世之可幾然其本曰明人倫而已人倫明則良心醇固機智不生然後能外成敗而自信其守故古薦紳先生抗志權姦乃心王室有廢錮摧抑而其操彌厲者輓近世敦樸之行微而險詖薄惡之習勝廉耻之道喪而妒前賊

善之意多其極也有不難棄君親而從之何者俗流失世敗壞而孝弟之教衰也夫叔季晅三代如夢覺之變古法茀廢非一日矣不知古之為教寔出於人心法可亡而人心自若也在有志者之自立而已綮曷故靜僻芬華所不至士生其間復多美茂之才況得吳侯焉作新之雖昔之蔽陷者將革其敝風而偕之大道又況乎學問之民故余書侯之績因及古今之變與所望於士者使歸而刻石焉

禮部侍中黃公元配翁夫人暨二女墓祠記

侍中黃公死靖難聞其夫人翁與二女及家屬十人併日死金陵今去之二百年所矣乃有公鄉人施盐臣者索而封月樹之醵金爲祠若干楹并貌公其中會宛陵徐公大任以大光祿來攝京兆徐公廉直好義所在著聲與余善聞之而忻然往拜焉薦蘋藻祠春秋勒爲常儀其於表章忠賢之典始備按公諱觀字瀾伯一字尚賓池州貴池人也幼受學元翰林黃哻哻死節於元公感奮以忠義

自許洪武二十四年廷對擢進士第一授修撰歷
尚寶卿建文初遷禮部右侍郎屬定官制增左右
侍中員大尚書改公爲侍中與方齊日見親用
文皇索齊黄時公草制極陳大義辭多指斥未幾
公奉詔徵兵入援至安慶聞金川門變痛哭謂人
曰吾妻翁素有志節必不辱招魂葬之江上是時
有司果收翁及二女給配象奴翁佯以釵釧付奴
市酒殽以其閒携二女自沈於水而家屬十人者
隨之公旋至李陽河亦朝服東向再拜投羅刹磯

以死公初以侍中掌尚寳司事而尹公直去公未
遠乃巳漫漶莫决又實録載翁死於通濟門河翁
既給象奴今象房政在通濟門外當可信不疑傳
聞夫人及二女屍順流而下至今賫工橋相持而
立顔面如生烏鳶類皆不敢近或爲具棺收之待
朝命久而不報天順中池人至京師郴林破棺猶
有存者土人指示曰此黄狀元妻女也乃相與槀
栶而掩之余嘗與盍臣輩桱而問焉三四至其處
髣髴低回爲之凄然者久之野史翁謫爲雜又爲

襲且言淮清橋爲其死所後人弗加檢鏡輒卽青谿姑廟以爲祠其失遠矣賽工橋乃夫人二女埋玉處因祠焉而并以祀公固當嗟呼人生何常唯義之歸以彼炎隆熏轑在勢處顯而一旦身死名滅氷消火盡既已丘墟灰燼荆榛矣卽今白楊悲風纍纍道傍者皆是也如夫人者迄於今爲樵夫牧豎之所稱識仁人義士之所欷歔歷久而不能忘豈非忠孝之性得於天者無以異而興於感者不可遏歟余生其地而又幸及知之不爲之發潛

揚幟何以示後公閭門之節臣死其君婦死其夫女死其父母而臧獲輩死其主光日月而振宇宙者不待余言乃徵之實錄考之父老之口其實蹟歷歷可證而至爲妄庸者所瞀亂此余生其地者之責也殆不可以不辨且喜盂臣矢力於下徐公振廢於上見好仁扶義者之猶有人而於以甄陶世風羽翼　聖化也匪細於是爲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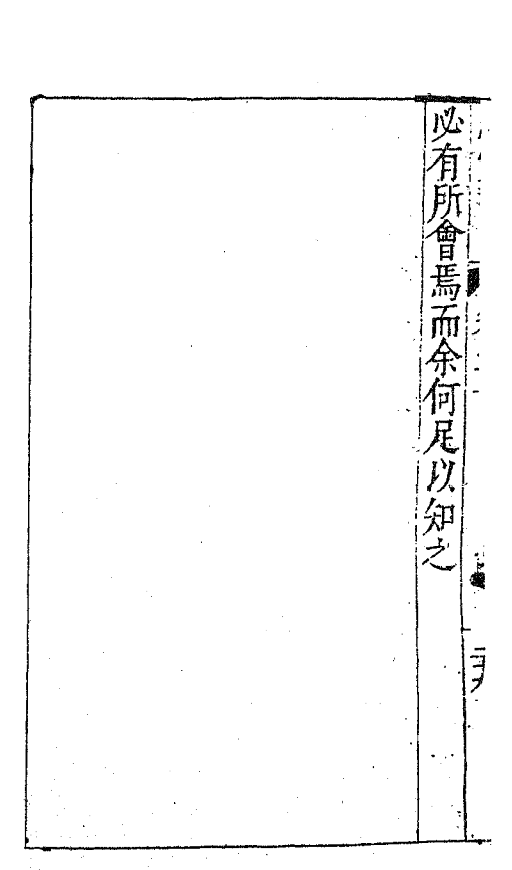
若虛精舍記

若虛精舍者何甘先生之樓而近溪羅先生之所

顏也先生處父子兩貴間身都封爵之勝耳盈仁義之談富有執如先生若之何其虛之曰是不然世之談虛者稱老而禰莊豈其剞心遺形離人而立於獨哉莊子謂老聃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夫實之與虛猶方圓黑白之不相入也乃不毀物以爲虛必有道矣蓋水利萬物而不爭故就下而流積於海而王百谷火因物而不有其形故傳薪而然薪盡而火傳實固虛之寄虛則實之母也以水趨海而海無非水者以火傳薪而薪無非火者執

虛以御實豈復眞有實乎則先生雖蓬累而行不爲阨軒冕而居不爲榮散髮箕踞不爲通方矩步雅歌不爲凝滯其孰得而測之或者謂至人不有其身先生乃尊其垣牖而繫之以名室贅於身名贅於室無乃與若虛之旨相剌謬乎是又不然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虛極靜篤雖萬物芸芸皆謂之歸根卽周身以室繫室以名皆幻也而必抉而去之毋乃爲輐斷也者而去致虛之旨彌遠矣或又謂虛之爲道立象先超繫表乃局之於一室又

從而爲鏑之亦甚小用虛哉是又不然至人等芥子於須彌亦納須彌於芥子患未虛而眉睫如丘山肝膽相楚越耳審虛也此一室之內雖幕席天地可也古稱若虛者唯顏子而其功得之坐忘先生早從文莊公有所聞中通而外夷與物無競故其稱名以類也余獲交先生冢子督學君而次子丙復從余遊爲言先生嘗策節屐芒歷九疑周洄紫虛觀及魏夫人璽久之始歸余聞南嶽多異人乘氣御風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可從先生殆



必有所會焉而余何足以知之

記

日照縣重脩廟學記

莒自春秋時多遊孔門稱達者至漢而傳經之儒先後迭起益彬彬云金元始分日照鎮爲縣縣爲海隅僻壤洪武初天下甫定卽置學聚士文太平之功而頒經籍以造之久之繕治不常日就墮壞庫逼破露籩豆圖書棲列無所往往散亂不可省爲令者率無簿書期會恬不加意而學者因益惰

絃誦不聞文治愈以索莫事窮必變有才令李
侯至下車首謁先師愀然興歎謂明倫堂與廟並
非制又啓聖祠櫺星門戟門皆卑隘弗稱於是首
割俸以倡士民鳩工飭材徹而新之鼎建先師廟
廟後爲明倫堂五楹改學門於櫺星門之左建奎
樓於學門之左啓聖祠改於廟東而名宦鄉賢兩
祠各以序爲齋廬庖湢靡不畢具凡賜書禮器室
而藏之於是乎在自學門至師儒齋舍爲屋總若
干楹自計材至迄工爲日總若干而落成焉士之

來學者肅焉而莊衎焉而和昔之圮壞者日以美而索莫者日以盛其必自此始學博士扈汝時孟時芳以士之德矣也深而屬弟子員安重李蕃求余言以永之余觀齊之諸賢公冶長高柴公晳哀梁鱣陳亢之流依聖人之末光以脩身而繕性雖少遜於顏曾眡後儒之未闚於宮牆而髣髴其型絶者固已異矣漢世田何邴丹梁丘賀之易徐良之禮殷崇之尚書轅固伏恭之詩胡毋生王中之春秋儒林稱思之至今皆瑯邪產也以彼斧藻其

身心而揚榷於經典華實不同皆爲聖人之一體迨於今其風寖寖矣　天子雅意作人而海曲又聖賢所生游衍傳習之處以古若彼以今若此者則士之不自力也矦業新斯學舉古道以風之諸士求之鄉邦之所傳轍跡之所及挹流風而致其事禮敎興行風俗醇美必有褎然爲百城表者異日余還故鄉見詩書弦歌之盈耳婚喪賓祭之中度入其里門而父子相孝慈於家行其塗而少壯代長老以負戴然後樂學之成而繼魯頌以詠歌

侯於不忘不亦盛哉於其始事姑刻辭於石以俟
之

崇報祠記

余師忠銘王先生自讀中秘致位秩宗尊顯矣
主上下璽書嘉其德若勞而又推恩其大父梅山
公父龍泉公咸贈如其秩一時學士大夫榮之瓊
故在海表先是督學使者難其險久不一至諸生
擔簦就試涉鯨波飽魚腹者葢時有焉又歲課曠
廢士不以時進先生筮仕郎請於朝以備兵使者

代之如滇蜀側士無不藉藉頌先生德者而癸巳
先生自南都歸也以鼎貴封兩贈公玕高視南陽
矣已而歎曰吾幸通籍於朝而多士顧未有樂羣
地也已而覩黎冠充斥閭里爲墟則又歎曰吾何
以脫斯人於塗炭也乃出槖裝創書院爲堂爲室
若干楹而又捐田二十戶歲取其租之羸給來學
者且討鄉約保甲之法率鄉人脩之當是時勇義
奮興冦不爲害備兵使者至取其法爲他邑程蓋
青衿鼓舞班白謳吟自此益無已時矣戊戌春先

生被　命再入都鄉人共謀建生祠祀先生踰月
而得金錢若干緡爲祠書院之北名之曰崇報不
二時而成先生聞之意弗許也欲更爲書院藏書
之所與衆共之鄉人堅以請先生徐而曰曩吾之
爲書院也嘗慮後一龕奠以祠吾先人而未及舉
也願移此以竟吾志其可乎多士忻然爲祀兩贈
公而幷生祠先生於右於是諸生推某某走金陵
屬余爲記余謂先生之爲德於鄉者甚具而爲德
於朝者未竟也鄉人業相率而俎豆之不獨於其

身而且上及其先世非深有以感之而然歟嘗觀
河之在天下也雲蔚霧畜小而鱗介多而億兆其
資灌溉者閎矣而後委輸於海然遡積石龍門以
上自天漢下崑崙濫觴而巳是河誠大不能自爲
大也兩贈公以深中篤厚并祀鄉賢人無異辭假
令乘時獲騁高步巖廊之上馳驅萬里之塗其功
業可勝道哉乃位不滿德名不暢實博取而寡澳
勤脩而薄售所爲蘉而遺之子孫者厚矣以彼于
之門焉而高王之堂焉而槐兩贈公之自信衹此

奚異然則先生之爲德孰非兩贈公之德也葢其
積也累銖寸而不爲怠其發也屐盛美而不自有
古稱鄉先生可祭於社者舍王氏奚屬矣余故不
辭而記之以發明鄉人之意異日先生柄大政勳
名在社稷福澤徧生民尸而祝之當不止一畏壘
間若方大書特書不一書而止也而姑以此爲先
鞭云

督學使者懷雲陳公生祠記

懷雲陳公持御史符督南畿學者六載頃擢太僕

少卿以行諸弟子員戀戀不能釋合十四郡之士擬醵錢爲祠以生祀公於金陵久之未具而南都弟子員奮曰南都首善地於諸郡爲重公出入弭節在焉於諸郡爲久是當特祠公柰何夷而與諸郡同也於是鳩埏瓦畚土負木曳石各致其勞以爲嗛而南都之祠先成教授張君履正以余爲都人熟公之行事也而率諸生請爲記余嘗歎世俗巧僞率以祠與碑爲佞無論其人與政爲何如而受者亦不自揆其人與政爲何如盖在他處比比

大氏守若令與民相煦沫者而已未聞以施於造士者也亦在位之日冀進熱以爲利而已未聞有去而祠之者也若京兆之祀公則異是盖吾鄉之俗有近古而可貴者三街談巷議彈射臧否不啻如張衡之所賦而不敢以憎愛恣其譽毀强力嗜學恥爲干謁而或間有之必姍笑而譏切之不置伉直守高即師保之語不能面從而有當於心輙錄其言行傳爲口實其最者至俎豆之累百年而不忘觀黌宮所祀自孫公鼎而下先後九人而適

及於公葢其甚盛而他郡所未有也公於都人不能優於他支郡而優都人士也亦不能盡孚而無奪乃其所感如此則公之爲人足以觀矣夫水之鑑物也而媸者不怒平也衡之權輕重也而抑者不怨無心也水與衡不知其平無心也而語平無心無不歸水與衡者今之祠公也抑又何疑祠在學文德橋之側據秦淮清溪之勝鍾山欲來遊觴四集葢山川風物之美會焉公去而顯矣余尚能以幅巾杖屨從二三子低徊瞻顧而味其平生於

公之精神風釆其猶可以想見也夫

大中丞馬公墓祠記

安丘大中丞定宇馬公殁葬於邑瀧水之阡大宗伯于公志而銘之二子應龍從龍業祀公於寢矣而鄉父老德公亡已謀卽墓左偏爲祠特祀公二子謝不敢當曰先大夫以諸父老故不難力爲德於鄉不肖乃以先大夫故勤諸父老不可請竭不腆之裝從事焉而以成諸父老之志旣落成二子率其羣從弟子薦獻如儀而里之耋耋酤拜於

堂下者無虛日於是不遠千里屬余爲記古者墓
無祠祠之始於漢而寒食上冢則勑定於開元議
者猶或非之然古之君子愛其人於其所讀之書
與所御之栝棬閔閔焉弗忍忘而况其體魄之藏
乎周禮冢人之官凡祭於墓爲之尸而孔子亦有
望墓爲壇之説未嘗謂其非古禮而盡廢之也公
起家故邑宰諸生耳至爲令而守而藩則爲循良
爲御史爲臬爲都御史則爲名執法其事行卓卓
中法程者不可縷數余獨以公之爲德於荆也難

其歸而爲德於鄉則又難剕之權相頤指諸大吏而亦具識別於儔伍間顧仕者匪激則諛莫知所與立公無屈節無骫法先後至十有一年乃能内亡所干權相之怒而外不至減通人之譽故曰難也士大夫進退無據者勿論其黠者或矯強於當官以鬻名而饕餮於鄉閭以牟利公里居二十載於郡國守相語不及私間爲父老畫便計至更僕不厭歲積粟數百斛稍侵輙推以予人至今父老語邑之條教善者曰此公所益損也閭井之氓獲

世其業曰此公之所卵翼也鄉大夫士之賢者曰公教之也故公病𤷛𤶃羣望禱者千餘人沒而涕洟相告不爲祠不止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余觀漢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才得古命鄉論士之意是時主父偃學縱橫鄉人排擯不容李陵頹其家聲則隴西士大夫以爲愧蓋仕宦之遽廬可飾而桑梓之月旦不可假即公行之在鄉評者而其大可知已然則鄉先生可祭於社惟公足以當之自是啓血胥而秉欝鬯以駿奔

樝枯之間將俾鄉人益知所風尚砥厲浣濯而比
於詖於此祠不爲無助余從枌榆後輙本諸父老
之意爲之記使刻之至公所施於國與天下者則
有諸巨公之言在

督理楊州榷政戸部尚書郎游公去思碑記

今民若商困矣而在維楊爲甚以彼山行川涉之
所震驚風霜瘴霧之所侵冒蛟鼉虺蜴衝波急濑
之所抵觸出萬有一安乃得什一之息奉　國家
之榷而以其羸爲俛仰資也頃復以中人四出索

之譬之澤竭而漁不已民往往嚬呻而爲塗中瘠
者以此歲萬曆癸卯春部使者當代大司農念無
如游公賢則牒以往公讓材不任者久之余竊謂
此大司農之所以急公也夫鼓瑟者緪其大弦和
其小弦而瑟乃可鼓若大小弦皆急非戾則絕世
所稱材者常錙百貨之饒細若鍼芒一無所漏失
云爾以維楊之商羅沓至之稅大弦之急如小弦
矣大者戾小者絕矣非公其孰與緪之余知公甚
深大都寬博深厚不好爲排决刻峭而才之所負

守之所抵蓋百口不能眩萬夫不能移焉公少名家子嫺文學負孝友聲藉藉筮仕冏寺上林於俗所謂例者峻卻之不以秋豪之端自緇也迨蒞維楊壹意以寬商惠民爲計力言於撫巡盡改中人苛稅歸之有司已而寬減其科條爬梳其敝垢苟可便人蓋不汲汲於取盈然者卽領之當權者時時縱舍之念水潦祁寒之苦商船之不征者币月放免糧艘至八百餘艘他可知已然公日視事最勤且嚴而下無所遯往者鈔戶若史書侵用金錢

無算徵解不以時公多方程督尅期以完而且鑴碑以爲戒雖豪有力者撼之不爲動自此帑無匿財姦無骫法固非中材顧望弛而不張者所能辦也緜斯以譚紓與縱異先教化後誅罰是之謂紓好姑息隳紀綱是之謂縱鼓瑟而縱弦則無聲矣爲政而縱民則無政矣公能辨於此蓋其施在一隅其仁足以示四方其事雖行於一時而其法足以傳後余故采輿人之誦而樂識其事非獨以慰揚人之思將使有志於民者推公之所已試其法

可不待頊而具則公之爲澤彌遠矣公名於廣閩之南平人以任子起家居恒脩身繕性動以聖賢爲矩矱此不著著其權政可師者俾後人得以觀焉

尚義坊記

昔周之於民流恩廣施振贍困乏何其備也保息荒政粲然畢舉辨九穀待凶歲而鄉里門關野鄙縣都莫不有委積焉猶懼其未也比相保閭相受州相賙著爲挈令而至於大荒則移民通財不敢

後當其時人之生道甚多天災地沴有欲效之而
不能者何其幸也國朝積穀備荒責之有司富人
畜積多者時勸之捐貲而以義應者下令嘉奬最
者遣行人勑勞其家而加棹楔焉蓋繇王政漸廢
耕之所入各爲私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故奉令
而拯急不能盡得之民雖上之鼓舞勸相未始不
勤而事固已異矣往歲大祲　主上憂勞萬民至
出內帑以倡之海內應者指不幾詘其在石陽則
婁君世潔其一也君嗜義好施出於流輩前是書

舍學宮河梁道路靡不以金錢助而歲侵散穀轉

至百千石頃復奉例輸千有二百中丞陸公夏公

先後疏其名以聞　天子嘉歎畀之冠服仍令有

司樹棹楔於門而顏之曰尚義夫君閭里編氓耳

一動而使姓名徹乎𢐀扆義聲流於海內夕出粟

於廩而旦取名於朝如持左劵兩易而各得古所

稱市義之效非邪而君之爲此則難已何者法在

比閭雖甚纖嗇者不得以自吝而政之久廢非與

物爲體者不能以相公故𢷾財役貧於人之疾苦

往往瞀然莫之卹也君無所責於上而能割己之有推贏振匱不啻家人父子然者豈不爲尤賢也哉諡儒法士蓋發憤思古而不得君之所爲乃如此以是知人之見義不爲可愧也君兩子以文行各太學間意天之昌婁氏也將於是在審爾君之市爲益遠矣兩生欲余紀其盛而勉以鄉君爾贍之書竊謂明　上德意而風厲於四方史職也故不辭而爲之記

涇縣幕山浮圖記

天下郡邑與山川陵谷相綺錯雖山川陵谷非爲郡邑設然氣之聚散而四境之和沴從之則郡邑之乞靈于山川陵谷者豈少也哉卽一水也形家者流有五戸閉藏之說謂氣有渙而欲去者必假物以留之若樓觀亭垣增卑室罅皆留之之具而浮圖其大者也幕山峙涇之北兩水夾流勢陵夷蜿蜒無聳拔特起之勢水之去也幾一泄而不收士相顧言曰此非所以利我舊郡守蕭君良譽令何君大化謀建浮圖以塡之畫基鍥趾有成議矣

已稍稍遷去浮梁陳侯大綬以乙未進士來令茲
邑侯爲政愼法近情與民爲便而於教事尤謹嘗
葺學宮之圮羣靑衿而督教之學者鼓篋之風煥
然一變矣而間以浮圖爲請侯次且未有以應也
屬邑稍侵民有歲憂侯曰茲役也其可藉以食民
因割俸百金首倡其事涇人起而助之不戒而集
乃擇民之良俾勸分庀役而侯若不與知者雖餽
勞時至以相其喜侯顧坐縣廨治文書談秔課士
如他日居頃之執事者以畢來告自始作至落成

以日計一百四十以金計四千有奇官不知費民不知勞而浮圖適成觚八面而九梯之高十有七丈璀璨嵬峩矗立雲表山不築而崇水不引而廻而涇之風氣固矣夫浮圖之爲具凡以留之也儻具而苟焉則猶無留涇之多士雅以文行相高而奐且萬方成之譬舟之順流也而揚之帆帆巨且完其行必駛即謂斯舉之有相於涇奚不可者嘗觀父母之於子調利拊摩業無不力而至其瘵疾也雖難信如史巫且畢致而姑聽之何者誠愛之

也侯之設心則何以異此頃侯去爲南工部主事士民德之不忘而推張生一卿者謁予爲記予謂情有必至不可得而拂事有必舉不可得而廢侯之爲役寔兼斯義宜刻金石以著盛美令是邦之人百世其有述也

重脩旌德令倉源蘇公生祠記

嘗觀漢循吏有廪廪德讓之遺風史稱其所居民富所去見思在所吏民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元始中天子下詔書祀有益於民者以風動當世

又不止私祭野祀行於民間而已及考其行事深峭辟厲非不爲喜事功者所道大率以材指相高而民之不見君子之澤抑巳久矣若夫惻怛根於心平易達乎政怛然入民之深有易世而不可解者斯非深於學者不能也故孔氏之徒仲弓子賤者流其治行絕無可表見以自遺於後而流風餘韻歷千數百年而不衰至今學者束執斂席謳吟而俎豆之何其盛也眉源蘇公以名進士令旌德先後僅六載其臨政也他郡縣方以功名相矜激

公一切斥去之獨以廉靖豈弟之德與吏民相楫循而灌注融融與與不為可喜可愕以震炫人之耳目而人之沐公之澤也如行霧露中有潛為霑潤而不自覺者久之士輿於庠序農狎於田野獄訟清而姦宄息當是時欲取公行事一二指次之始有不能言與言之而不能盡矣然未嘗不羣然而稱曰子產衆人之母也公之大指始於孔庭之微傳妙義相懸合豈直與漢之循吏絜長而埒美也哉公甫去邑業為祠生祀公久之政弗繼民乃

大失望而思公逾甚相與號泣於祠而邈然有不可復覩之歎於是大醵金錢繕治之豐棟飛甍崇廣麗密而公像巍然於其中曰此非獨永吾民之思其亦以爲勸也噫斯所謂入民之深歷久遠而俎豆之不衰者乎公去旌閱數載猶爲京兆別駕其信道彌篤而造理彌深視世之榮名如浮漚置夢無足入其胸次而民乃益追思之而不置余以此知直道猶存於斯民而可爲當事之君子媿也雖然古之戢景藏釆恬處下列而感會風雲澤彌

寰宇者多矣公雖不急於人知安知無識者終致
公於朝而以其福斯邑者爲天下地邪邑人以工
竣推其秀民諸生劉光煥輩謁余言爲記乃書此
以慰旌之人而且爲當世有人材之責者告焉

冶麓園記

冶麓園者吳太學肅卿之别墅也肅卿自新安徙
金陵評事街迫市囂欲稍稍去之而不能遠其家
乃置此爲遊息計園北向在冶城東數百步額其
門曰冶麓書舍入門爲脩逕兩傍薔薇樊之稍轉

而西廣除谿然堂三楹南向最爲閎敞高槐數株驂驂欲干雲與堂蔽虧友人歐陽惟禮篆書綠雨堂三大字顏之階前栝子松二株又前爲月臺疊石爲山東西兩臺牡丹蘭草之屬寓焉堂背臨大池兩室翼然貯古書名畫肅卿含毫而注老子處也初移居時池有雙蓮竝蔕之異因以嘉蓮名循池東岸行小亭可憩又北行垂楊樹六七婆娑水濱姝助幽意陂盡折而南向一軒踞焉把杯臨流徘徊月上則逌然別一境界矣澄碧如鏡空中靚

絜倒影揷波下上異態特冶城笙簫歌嘯自天而降與水聲林木相應答肅卿取蔡君謨萬安橋碑月波二字爲扁紀其實也軒後地漸高去冶城漸近脩竹數千森然玉立中一小臺傍爲朱闌闌之當三伏鸞稍逗風畏日不下又足令人忘暑矣已循池西岸還雜花異草芬殢目鼻水事窮老梅前出玉蝶緑萼相間錯歷書屋數楹而復與堂會大都衡不盈數畝縱倍之屋不數十楹陂水倍之方之他園巨麗稍不逮而可以栖客可以攤書可以

涼暑風泛夕月雖于焉昕夕可已古人有言苟適吾意其用則多若環溪之水石平泉之花木非不奇且博也以彼厭薄其贏餘而馳騖所不足方營營之不暇而惡能有之玆園足數舉而息目一覽而竟而居者常沖然不知其廣耶狹耶樸與麗耶蓋肅卿嘗味於猶龍之言必有不俟境而勝者而余不能知也湧爲記

成功莊記

余結髮置身師友間以爲竝生同營當無分於奢

涼合離云者讀翟公之署門嘗撊然非之曰何待人之薄也迨夫閱世深而游道日廣豈必死生貴賤如東西之不可及卽一晷而陰陽向背倏忽千變甚者夸湯盜奪有巳而無物者寖多於世其扶義倜儻稱賢豪長者寥落乎晨星之麗天也夠有進於此者哉頃負痾屏居而余友蘄之閔君元甫寓書曰敝邑朱生康侯者名家子也能詩歌古文詞擅名一時雖浮湛閭里而急乎脫人於厄雖承藉溫厚而樂乎輕財於施友人姜蘷以詿誤被逮

生歲時往邺其家卒之寃狀賴生以白尋欲杖尺
箠丞燕雲圖復十年之踦乃家日窮空懷反顧憂
生不難割已成功山莊若干畝遺之蔞一身逮而
白白而能脫然爲千里遊生之力也居恒讓兄振
族廓達好施載於鄉評不一而足夫激揚義氣軌
訓翼俗維子之素其一言記之余以謂管仲鮑叔
分財無近自昔豔焉非以言翹明其與也彼其於
名忽也三人者之在齊猶鼎足也可以生可以死
可以用可委曲以致之用而不必自有其用雅志

疇其平生顯業定於詮友雖其霸臣嬰爲近古晚近世伏波衣羊裘而捐穀數萬斛共之知舊子敬損囷米與公瑾相親結而僑札之分定焉施於樽堵俎豆之間而折衝厭難所懷者遠區區之椎解不在言巳生以長材際熙世而能紵衣杸分剖宅隆好蓋儻然任心而賢與度會故閉門而隱則嘯傲林泉之下結駟而出則跬步巖廊之上行義求志奚之而不可若曰是莊也披莽蒼而鋤橫清泠而漁植杖耦畊吾以明素交愧末流云爾陳義雖

高非聖人之道康侯之意始不出此夫生之輕犧刀卹患難歸然爲薄俗標人之所知也許與氣類振貧推賢必偕之大道人之所未知也余記斯莊而輒及之且令觀者執一節而可槩其餘焉

幕府寺脩造記

都城西北十餘里有幕府山晉元帝自廣陵渡江丞相王公茂弘建幕府於此山因以名西有宋明帝陵及茂弘溫太眞墓石徑上出青巖翠蔓蒙絡葳蕤與風推移名夾蘿峯亦名翠蘿峯又上洞門

窈然可望可居長江廻合極目千里與鐘陵繖山
相縈帶登覽奇處也寺在山椒稍東圖經云梁天
監中武帝與寶公來遊見林巒姝勝始建爲寺名
同行一名聖遊後改秀巖院嘉祐中又改寶林寺
法堂琪樹鬱然梅摯詩影借金田潤香隨璧月流
遠疑元帝植近想誌公遊指此也余外王父徐公
塋去寺一二里許嘗攜兒輩歲一至焉崇化嘉善
二刹臚列而茲寺垂𨸏傾欹末支自成化甲午以
來不葺者百二十載矣萬曆庚子僧如方如覺抽

衣鉢之餘積合檀施之淨貲凡幾百緡撤而新之為大殿者二一如其法作佛菩薩於中與十六尊者相好皆備堂皇高廣棼橑有嚴光輝燁然風物具美時一升其間玄湖之水木鍾阜之雲物雜沓而入相為澄曠與二三子顧而樂之二僧請為記余攷六朝史王氏自茂弘而下子孫有傳者至七十餘人功名家世之盛自天地剖判以來所未嘗有也然去之甫千載尋其墓於荒榛野草間皆無知者以彼祖詒孫燕業著名尊可謂六代之嫁工一

方之華胄已而猶然泯泯如此況夫么麽宵人弄其區區之智力排善良攫貴富譬之衝飈之一螢而欲其久存豈可得哉若茲寺盛而衰衰而復盛雖婁起婁仆而卒還其舊觀以此知道在世外良非虛語而夢幻之榮名不足言也二僧器字樸雅可愛其爲人精敏而謹嚴鄉人信之成此當無難者而此地有茂弘太眞之遺跡與陳霸先周文育之戰功旣令人感慨歎息而寶公嘗遊於斯尤足以發來者景行之心故強爲記之諸捐貲者載於

碑陰不書

棲霞寺五百阿羅漢記

居士吳彬者少產晉安長游建業貢文下獨懸少微之一星俊氣孤鶱發大雲之五色既嫻詞翰兼綜繪素團扇持而爲特屛風點而成蠅高步一時無懸三絕萬曆辛丑時維仲夏與禪師然定忘言契道寓目棲霞覩仁祠大備像設未備乃發弘願手繪阿羅漢施於精藍以五百軀盡千萬變蓋起一念於塵脩之上若撫四海於俛仰之間可謂福

地之巨觀名都之勝跡者矣夫諸漏盡空具多神
變解生死繼斷後有身者阿羅漢之真宗也秉般
若劍竪那延幢摧伏魔軍不戰而勝者阿羅漢之
威力也虛谷含靈洪鐘待扣扉供不應有感必通
者阿羅漢之福田也若此者咸承佛勅弘法利生
或隱真儀而同凡流或專一壑而徧四極倘非緣
會鮮能遇之居士釋秕芟之斧斤建心王之旗鼓
吮筆和墨範素鎔金移衆善於筆端貌羣形之雲
變珠衣蔽於初地寶樹擁於香城迦陵欲飛曼陀

未落經行宴坐知往來之盡泯語笑靜默總織然而說法足使味真實者卽嚴淨以觀空存相好者感手神而遷善有求者植因以覬福罹苦者證業以弭災滌貪著之心胸開聾盲之耳目所謂生成之外别有陶冶言語之表曲為調柔此無聲之導師亦何薄於畫史而或者猶謂空寂兩忘方歸真諦法塵具在未入慧門豈知究竟達於無生因地從於有相畫且非實拾亦自如自非平等之觀一洗乎色空自在之心大通於權實者其孰能與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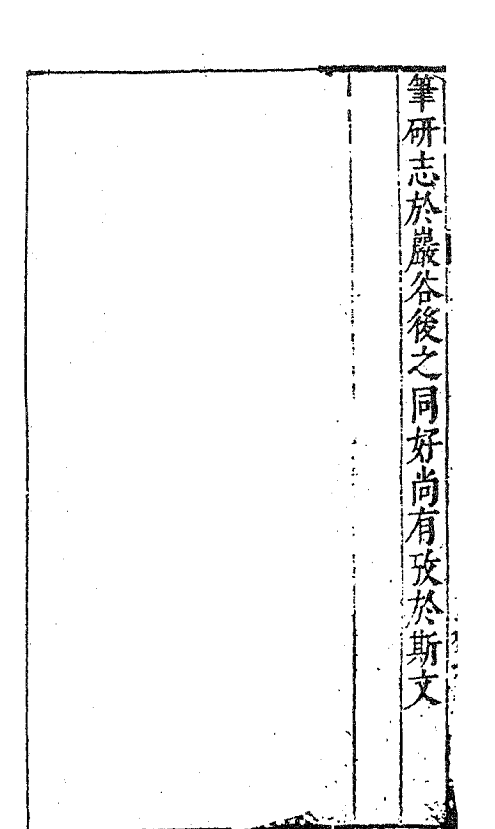
此乎先是黃門祝公世祿沉研二諦振耀三明以一遍一切之心護世出世間之法用能積累衆力助成勝因焚香讚歎散花瞻仰謂余嘗叅支許之遊粗諳竺乾之語俾書貞石藏之名山乃爲偈曰相因妄有妄盡相滅如風火輪流轉不息佛導羣生種種相在日色卽空等無有礙知相非相不離不卽孰曰神明粉繪不及我作佛事聊以丹青悠悠法界畢意經營傷熏獲瘏自性當成

雲鶴觀碑記

萬曆庚寅歲夏初雲鶴子尸解于襄陽其事在鄒
太史傳中甚具先時有姑蘇曇陽子道價鬱然重
於一時至今復有雲鶴子與之方駕而出何其奇
也襄陽人士遠邇聚觀誦說膜拜者無虛日廬卜
大成山之陽甃石室藏其龕既八載矣郡人復爲
觀以祀之而屬余爲記余觀古仙傳代不乏人墉
城集仙錄載女子上升者至百有九人孫思邈千
金方論謂列仙多負篤疾或干重典或挾才而萬
不一騁其計畫無復之也乃一决而能就此夫以

大丈夫之膽智山海可摧天地可動風雨可以呼吸日星可以轉移何求不得而神仙之事率從困窮無聊中得之則識海之風波情緣之徽纆豈易解免哉而雲鶴子者以孱弱之年間關萬里尋師于蒼山洱海出萬死一生而不辭此奇男子所不能而一處女饒爲之何歟豈丈夫子用志多分而閨房之秀獨以顓壹勝歟抑靈襟顥氣得之夙稟與也雲鶴子目不知書今所傳偈頌肆口成文理窟卽與士大夫不相應接而間有問答言

簡理當質之古丹經與典靡有不合以彼遺肢體
冥耳目息歸于踵神凝于穴其究也立亡坐脫靡
不自由旦宅情炊有無一貫方將入無窮之門遊
化初之原直與百九人者把袖拍肩非偶然而已
觀在大成之麓脩廣如度小大畢集一心百身蜂
還蟻往厖發無歷而自奔趍墁不期而就緒層梁
中翁飛甍四翥濤風颯颯而徐來靈鶴棲而不去令
望之而道念興卽之而塵機息其于華胥之理不
為無助夫章明靈跡延耀丕業者非亥不能輙命



筆研志於巖谷後之同好尚有攷於斯文